



歷史與空間

●肖 薊

# 李一平愛國情懷堪敬

李一平（1904—1991），又名李玉衡，雲南大姚縣人。無黨派愛國民主人士，曾任雲南省政府委員、國務院參事。我之所以對李一平念念不忘、津津樂道，既因為當年他在廬山創辦了一所可圈可點的無名學校，更因為他是一位可敬可佩的愛國知識分子。

1927年，年僅23歲的李一平，出任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社會科科長。因不滿當時政局動盪、軍閥混戰，1930年秋天，毅然脫離國民黨軍政界，離開南京赴廬山養病，入住東穀「交蘆精舍」。廬山深秋，分外空寂。住地附近只有一些看守房子的工友，他們和他們的子女，有時會到李一平住處問字求教，這使他有機會了解下層勞動者文化的缺乏。第二年，震驚全國的「9·18」事變發生，轟轟烈烈的抗日救亡運動在全國各地展開，原本就痛恨黑暗的李一平，此刻更是「興亡之感，若決江河。念國之不國，由於人之不人」，「遂拔劍而起，決然興學」。於是，廬山「交蘆精舍」化身一所「無名學校」。

這一消息，不脛而走。遠近聞風而來的少年，先後共計達一二百人。他們當中，多為貧苦人家的孩子，但也有富家子弟，以及軍政要人的子女。1933年，蔣介石在廬山辦軍官訓練團，一些軍事教官的子女也慕名前來讀書。李一平雄心勃勃。原計劃學制為十年，十年期滿達到大學預科水平。為此，他給學校聘請的教師均屬一時名流。這些老師不單義務教學，有人還常常資助貧困學生。1934年，廬山「無名學校」名聲日隆，慕名前來求學者與日俱增。同年秋，部分成年同學到山南五乳寺開闢新的教學點。在現代著名歷史學、方志學家吳宗慈先生編修的《廬山志》中，有這樣一段文字：「廬林區域，有李一平君創辦學校一所。其教育宗旨，採勞苦主義，注重國學，學生逐年加增，有南京、廣東來就學學生，誠今日教育界一服清涼散也。」曾在這所學校讀書，建國後任江西省人大常委、省科教文衛委員會副主任的李柱先生回憶道：「我青少年時期，在廬山『交蘆精舍』和山南五乳寺分校讀過三年多書，這三年多使我在做人上受到嚴格的鍛煉，我在此學到不少歷史知識，從而受到深刻的愛國主義教育。1937年秋，抗日戰爭爆發，我毅

然奔赴延安參加革命，就是得力於李先生的教誨，他是我終生難忘的恩師。」

1934年，黃炎培、林語堂、杜重遠等先後來到廬山，參觀了「無名學校」的教學與管理後，都在《新生周刊》和《中華教育界》，撰文推薦這所代表鄉村教育希望和未來的學校。黃炎培在《一個無名的山村學校》中，對這所學校大加讚賞：「幼年生讀書，年長者監讀兼自讀。凡室內整潔布置，皆學生為之，有輪值表。全校炊事，由女生年長者為之，有輪值表，炊室很整潔。學生方從溪頭挽水入廚。師長及幼年生洗衣，由女生為之，亦有輪值表。女生習織布紡紗，所有原料，都是國貨，有一婦似任指導者。我在這時候彷彿入了一個治理嚴整之家庭，全家從事有條理的操作。新學生入學，亦完全由自治會負責指導……」一時引起人們的關注。

李一平精誠辦學，用心良苦。為了給學生爭取必要的學習條件與生活保障，他充分利用自己與軍政界要員的人脈關係，取得他們物質上的支持與幫助。更難能可貴的是，李一平心存教育救國理念。他在組織學生讀書學習、掌握科學文化知識的同時，積極宣傳抗日主張，不少學生從這裏走上了抗日前線。於是乎，引起國民黨當局的不滿和恐慌。1936年秋，蔣介石以「聚眾講學，圖謀不軌」之罪名，強令解散了這所學校。散學那天，學生聚集在「交蘆精舍」，含淚聆聽李一平對他們講的「最後一課」。據當事者回憶，講課期間，李先生滿腔悲憤，聲淚俱下。遠在北平臥病的陳三立（國學大師、歷史學家陳寅恪之父）老人，聞訊給李一平致函：豺狼當道，安問狐狸，時日曷喪！與汝皆亡！勿為此戚戚也。世運如斯，勿自苦也！

李一平先生在廬山居住了8年，他創辦的這所學校，雖沒有正式校名，但影響卻很不小。1938年，日寇進攻武漢。李一平這才依依不捨離開廬山，回到家鄉雲南大姚，為抗戰奔走助力。之後，他創辦了大姚中學。使之成為交通閉塞、文化落後的滇西第一所高品質的完全中學，不僅在楚雄地區，而且在全省教育界都頗有影響。

1942年，日寇由緬甸入滇，滇西淪陷。他應國民政府雲南省主席龍雲先生之邀，赴昆明共商局



●1987年，習仲勳（右三）副委員長與國務院參事李一平（右二）等在一起。網上圖片

勢及抗日謀略。此後即以雲南省第二屆省參議會副議長的身份，多次赴重慶與中共南方局書記董必武同志聯繫，由此開始接受中國共產黨抗日救國的主張，並積極投身於抗日民主愛國運動。實踐是最好的老師。在省參議會任職期間，雲南的政治形勢錯綜複雜，他不顧個人安危，利用與國民黨上層人士的私交，應付了來自重慶國民政府的種種壓力。同時，盡力為民主黨派等籌措經費，資助愛國民主活動，為維護抗日統一戰線，爭取抗戰勝利而奔走。在雲南和平解放前夕，他依照中共地下黨組織提供的名單，營救了一批共產黨員和進步人士。

1949年夏，李一平到北京，向中共中央請示雲南起義事宜，並與董必武、朱德、周恩來等中央領導人共商起義的具體部署，為雲南滇軍起義和雲南和平解放作出了重大貢獻；1950年，李一平先生被中央人民政府任命為雲南省政府委員，並以教育界特選代表身份出席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一屆二次全體會議；1954年被任命為國務院參事。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古稀之年的李一平先生，對黨和政府的大政方針以及人民群眾關心的問題，提出了有益的意見和建議；1991年，李一平在北京病逝後，人民日報刊載新華社的電訊中，有這樣一段文字：「李一平先生幾十年來與中國共產黨風雨同舟，肝膽相照，是黨的摯友和誼友。他一生研究儒學，佛學，講求做人之道，深受愛戴和敬重。他為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和祖國統一大業作出了很大貢獻。」國務院參事室則在《李一平同志生平》中盛讚了李一平先生崇高道德風範和一位愛國知識分子的高風亮節。歲月無情，刀風劍雨。廬山「交蘆精舍」已淹沒在歷史的長河中，而李一平先生的愛國精神將歷久彌新。

●豆瓣閒話

●青 絲

## 現代失語症

豆瓣上有人建了一個「文字失語者互助聯盟」，幫助那些察覺到自己表達能力退化，有語言文字描述障礙，或說話缺乏內容的人，短時間內吸納了數萬會員。人類進入網絡時代不過20來年，就已感受到了對現存事物的全方位衝擊。相比須臾離不開手機這種人們熟悉的症候，網絡導致的語言退化，傷害性顯得更隱蔽。

不久前有HR吐槽面試了一個年輕人，技術各方面都不錯，但讓他用語言描述一下對參與項目的理解，滿口不離「賦能、抓手、閉環」，結果被淘汰了。很多人平時用慣了網絡上的各種梗和高頻詞，已經下意識地放棄了正常的敘事方式，就像著名的「工具法則」——給一個小男孩一把錘子，凡是他遇到的一切東西都會被敲打。以後一旦需要展示自己內心的真實想法，無法再借用到「錘子」，腦子裏就一片空白，失去正常表達能力。

還有一個很能說明問題的反面例子：有人心急火燎地在網上問，「抓手」應怎樣理解？擔心公司開會被問到，不知如何作答。有人解釋，就像一個鍋兩邊有柄，可以借力把鍋端起來，如果把鍋理解為業務，那麼能提升業務的點就是「抓手」。不少人的抽象思維能力差，缺乏對複雜現實的體驗感，如果沒有一個標準化答案，不是用舉例的方式類比，就無法理解其中的意思。這樣的人脫離了網絡，就無法把話說好。

我平時經常在網上看到有人抬槓，若是有人較真，讓對方詳細說出自己的觀點和見解，「槓精」多會語塞，說不出話來。或者說着說着，就把自己繞暈了，不清楚自己在表達什麼，甚至前後自相矛盾。緣於很多人已經習慣了貼標籤、走捷徑的網絡文化，只想快速致勝和快速解決問題，思考問題更直觀，對理性表達沒有耐心，錯過了那些可讓自己獲益的有條理性的陳述體驗，最後導致語言越來越貧乏，被囚禁在自己一手打造的話語牢籠裏。

互聯網的便利，總能輕鬆滿足使用者的各種要求，包括提高表達效率。當一個高頻詞或一個表情，就能輕鬆替代本來需要一大段文字才能說清楚的意思，人們是很難拒絕這種「友好」語言環境的，最後就像赫胥黎的《美麗新世界》預言：「人們會漸漸愛上工業技術帶來的娛樂和文化，不再思考。」處在這樣一個人被技術逐漸異化的進程中，使用者很難具有自省的天賦。

早年曾有一個倡導「慢生活」的方式，參與者吃一口蘋果須咀嚼120次以上，以此改變過快的生活節奏。這也是矯正現代失語症的不二法門。現代人只有放緩下來，多閱讀，避免思維被網絡格式化，少用成語，多嘗試用語言解釋還原那些模糊含混的情境，增進表達欲，才能自救。就如奈保爾所言，聽任自己變得無足輕重的人，在這個世界上沒有位置。

●詩情畫意



趙素仲作品  
《五彩路上  
弘一大師的足跡》

五十一  
藝術長青

李叔同愛國之心非常強烈，這是值得人們敬重的。李叔同不止一次用歌曲讚美國家，這首《大中華》更是熱情激昂地唱出來，採用意大利歌劇《諾爾瑪》中的進行旋律，為四部合唱歌曲。

歌曲作於1912年，在浙江兩級師範學校任教之時，歌曲當年激勵了無數學子和人民。據資料顯示，在2001年北京《世紀壇》揭幕聯歡會上，再以合唱形式演出，可見李叔同的藝術長青。

大 振 大  
中 華  
（節 錄）  
人 物 光 榮  
山 川 靈 秀  
足 扶 桑  
衣 崑 崙  
振 之 之  
大 垂 鐘  
中 嶺 嶺  
華 巔 巔

李叔同詩句  
素仲配畫  
丁酉秋

●生活點滴

「二月二、龍抬頭」，眼見又到理髮的「正日子」。出生於上世紀六十年代末的我，從記事起就是父親給我理髮，直到上大學。起因還是母親的一句話：兒子懂得要好了，讓他出去理吧，再說寒暑假才回家啊。父親其實不甘心，臨走前還是給我理了一次，在我和母親的堅持下，才將那把用了多年的手推子上油包好束之高閣。

放寒假回家前，在母親來信的提醒下，我在宿舍裏把平時用髮膠定型的蓬鬆頭髮重新洗了洗，梳成父親愛看的樣子。回到家裏，父親前後瞅了瞅倒是沒說什麼，他大概知道自己的審美觀應該與時俱進，也就不再對我的髮式進行「干涉」。只是可能手推子再也派不上用場，還是有些不大爽快，於是總想給我的小侄兒理理髮。母親就勸導說：「你歲數大了，眼神兒跟不上，手一哆嗦，把孩子小腦袋弄破了怎麼辦？」權衡利弊後，父親不得不放棄了給孫子輩理髮的念頭。

說起那把手推子，父親用了多年，哥哥和我的頭髮都是他理。他願意看到自己的

## 理髮

●劉 禹

兒子們披着門簾，坐在椅子上由他來擺弄腦袋。他喜歡拿起推子，聽着咔嚓咔嚓充滿韻律的聲音，看着頭髮軟軟落地的樣子。看着兒子們頭上的利索短髮，父親總會哼起京劇老生唱曲兒來。父親的手很巧，每當推子夾住頭髮時，我都會哎呀叫一聲，他就馬上把零件調整一下，隨後笑着說：「堅持啊兒子，邱少雲大火燒身，都沒動一下，你得向人家學習。」母親用溫水給我們洗髮時，他就打掃地面的頭髮，小聲嘟囔：「這小子的頭髮又硬又黑，煩我。」

現在父親已年過八旬，我家的手推子也休息了不少年，早已無聲無息退出「歷史舞台」，成了家裏多餘的物件。去年春天時，我看到父親的頭髮長了，由於特殊原因又不能到小區出口處「五元一位」的小攤上去理，多年耳濡目染也敢「整」兩下子的我，便自告奮勇要為他理理髮。母親幫我找出來「養在深閨人不識」的手推子：在父親的精心保養下，看上去還是光潔如新。我拿起推子有些生硬地為父親理

髮時，從鏡子裏看到他昏黃的眼睛亮了起來，嘴角自然而然地露出了笑容。

以往是父親給兒子理髮，理了不到20年，今天輪到兒子給父親理髮了。我知道父親對髮式其實相當挑剔，他也肯定會對我這「三腳貓」功夫不屑一顧，但還是欣然接受了。父親坐着一動不動，用這種方式增加我的信心。看着父親花白、稀疏的頭髮，我的心裏一陣陣酸楚。每天工作忙忙碌碌，從來沒這麼近距離地端詳過父親。父親真的老了，白白的頭髮似乎累了，每一根都趴趴着少了生機。我盡最大的努力認真地為父親理完髮，他對着鏡子說還行。我順勢撒嬌地說：「爸爸，等我的頭髮再長些，您也給我理一理吧，就理我小時的那種樣子。」說至此，我們爺兒倆充滿儀式感地擁抱了一下，同時呵呵笑出了聲！

今年的春天來了，雖說「五元一位」處已開門營業，我還是想親自再給老父親理髮，為此還特意在抖音上惡補了些時尚技巧呢！

●來 鴻

●魏以進

## 竹海的皈依

竹海，顧名思義，是說眾多的竹子連成一大片一大片，無邊無際，像波浪翻滾的大海，連綿起伏，氣勢恢宏，演繹成光彩奪目的視聽盛宴。這次到涇源，領略了謂之三峽竹海的神韻。遠離喧囂，走近純淨，返璞歸真，天人合一，願景正日趨走向歸宿。

竹海沿大溪水呈樹枝狀分布，簡單而清晰。寓意源於自然，擁抱時代，仰望蒼穹，腳踏實地，開闢未來，走向幸福。站定，遠眺竹海，彷彿一個氣質沉穩眉目疏朗喜怒不形於色的大家閨秀，又像一個俏麗活潑性情開朗拘謹又顯好奇的小家碧玉。在那依山傍水的涇溪彎裏，她那明媚的笑臉好像藍色的月亮。近了，裏面幽篁青青，小橋依依，流水潺潺，加上山巒疊嶂，飛瀑蒸騰，植被繁茂，竹種繁多，恰似水墨丹青，天上神曲。因其區位獨特，氣候溫潤，環境優美，風景獨特，被譽為天然氧吧，養生天堂。人們都說，不失為一處戶外休閒的適宜去處，到處都是綠，優化視野，滋潤呼吸，還能調節身心，不是春歸，也有夏渡。

漫步竹海，頓覺神清氣爽，渾身輕鬆。暢遊其中，猶如置身世外，誤入桃源。傍溪沿路，漫山遍野，皆為蒼翠的秀竹。微風拂過，前俯後仰，領首低屈，交頭接耳，如漣漪漾起，更有竹浪如海。遠者蒼翠連綿，近者橫笛豎簫，如詩如畫，美不

勝收。竹的種類繁多，已知的就有三百餘種。還有叫不出名字的，她們就像從各地趕來加入這綠意盎然的盛會的仙子，盡情展現各自的綽約風姿和綿柔神韻。歷代文人墨客對竹情有獨鍾，讚嘆不已，所謂千磨萬擊還堅勁，任爾東西南北風正是對她的寫照和定格。縱觀他們的墨寶，均為讚譽竹的精神與品格。託物言志也好，借物喻人亦罷，竹與人之間都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帶和共鳴點。本體和喻體之間有個層面的躍進，退一步海闊天空，進一步則如夢隨形，托起心中的太陽。

我也喜歡竹。從少時就開始了。家鄉魏家坡旁邊還有一片疏密相間的竹園。雖已久遠，可竹的修長挺秀，中通外直，不蔓不枝，既有雅士的飄逸，又有淑女的恬靜，還有俠客的剛毅的樣子，在我腦海依舊清晰如初。是的，儘管她終年飽受風霜雨雪的侵襲與折磨，但依然青翠挺拔，不曾絲毫妥協與低頭。竹雖不似牡丹雍容華貴，不似金桂香飄十里，不似荷花清新脫俗，也不似玫瑰艷麗多姿，可四季翠綠，不屑與群芳爭艷，自有她的與眾不同之處。不由自主，就會驚羨她的沉穩淡定和不卑不亢。可以想像，春雨過後，新筍破土而出，拔節直上，生機盎然；夏天熱烈，她伸長玉臂，將濃綠的竹葉盡情展現，不畏酷暑；秋涼霜起，她也不退縮，直視蒼穹，傲然直立；冬天嚴寒，她咬定

青山，剛毅頑強，似乎與季節展開了殊途同歸的較量。竹不僅有用，而且挺拔秀麗高雅柔美，與松一般四季蒼翠，和梅一樣經霜傲雪。她的質樸無華高風亮節，歷來為人們稱道謳歌。竹的色彩全是翠綠，卻不顯單調，反例予人生機；她修長清秀，卻不失厚重，勇敢堅強；她嚴肅莊重，卻也彈琴長嘯隨風搖曳。回首經年，陌上芳華，綠竹幽豔，是印記也是劃痕。可惜我不會畫畫，若用線條與色彩，定能勾勒她的超脫，描繪她的務實，輝映她的亮點。

竹海並不單調，也不孤寂。絕無李白筆下的敬亭山之孤單與寂寞。流連竹海，移步換景，或駐足停留，審視聖水湖中，水尤清冽，倒影小橋樓台，山影天色。水似天上奔騰而下，猶如銀竹，卻難以探明源頭，不知其裏。水中游魚可數，如玉錦點綴於雲中。五級瀑布彷彿一條白練從天邊直掛谷底。不論其他，單說高度，堪稱一絕。霧氣沖天，彩虹橫跨。沿潤溯溪，登台觀景，天地造化，一處盡得。水不是旁逸斜出，而是恰到好處的裝點與映襯。有了水，竹海就有了血液、生機和靈氣。

絡繹不絕的來人後面，是內心的惶恐與渴求。當追尋的人們密集到像繡花一般時，另外一扇足以釋放焦慮的窗戶便洞開。涇溪亦罷，竹林也好，都是鄉村的面孔與孩子。自然的懷抱向人們敞開心扉，去與不去都是一種選擇和皈依。

## 春分素描

●雷長江

從春分起，晝夜平分，寒暑惜別，仲春之月，春意漸濃。

春分，此時的遼西天氣煦暖，山川大地不再寂寞，悠悠南風中盡顯勃勃生機。

松柏伸出嫩綠的青枝，垂柳泛起了鵝黃，白楊樹碩大毛茸茸的芽胞悄然綻放，掛一樹素色的風鈴，灰土土的沒有人注意到它，也沒人管它叫作花，常常把它喚作「樹枸枸」，但那絕對是這塊土地上第一個開花的樹。連翹迎春，一樹嬌嬌嫩嫩的黃色。桃杏杏樹鼓脹着芽胞，蓄勢待發的樣子，遠望一絲桃紅和粉白縈繞眼簾。

南園春半踏青時，只見日長柳如眉，不見蝴蝶飛。人們徜徉在山坡、田野、樹林、公園，遊玩嬉戲，手機定格了春來放葉花開的瞬間。手上仍不忘拿一把小鏟子，剗剛出土的婆婆丁，苦麻子，小蒜兒，回家裏洗淨，加上剛剛發的新醬，滿口都是春天的味道，像喝了一壺老酒回味綿長。

春分日，豎雞蛋，上頭光，下頭圓，頂天立地保平安。每年這一天，世界各地數以千萬的人們都在做豎蛋試驗。他們選擇一個光滑勻稱、剛生四五天的新鮮雞蛋，輕手輕腳地在桌子上一定要把它豎起來。雖然失敗者頗多，但成功者也不少，他們都期待着年年今天更燦爛。

春分颯大風，颳到四月中。遼西的風尤其，黎明前還風平浪靜的，不一會兒，呼呼的西

南風來了，能有五六級，直颳得天昏地暗，遠山迷濛，樹枝凌亂，直到黃昏時分才稍作停息。老人們說春天就是風抽出來的，沒有風樹怎麼變綠，花怎麼綻放？

草長鶯飛日月天，拂堤楊柳醉春煙。春風徐來，風和日麗，廣場，湖邊，草坪的空曠地帶五顏六色的風箏飛滿了天，大的有兩米高，小的也有二三尺，什麼王字風箏，鯉魚風箏，謎蛾風箏，雷公蟲風箏，月兒光風箏等等五花八門形態各異。老人牽着孩子，丈夫陪着妻子，也有年輕的情侶，笑着叫着奔跑着，在溫柔的春風裏，相互比試着看哪個風箏放得高飛得遠，哪個風箏放得優美放得飄逸。有的在風箏的長長的尾巴上寫上祝福，希望天上的神仙們看到，了卻心願。

春分雨腳落聲微，柳岸斜風帶客歸。一日的狂風，塵土飛揚，捲來了陰鬱的雲，天色暗下來，夜裏有淒淒的冷雨落下，滴答滴答，聲聲喚着春天的乳名，喚着燕子的呢喃。都說春分有雨是豐年，那麼十年九旱的遼西，今年保不準就是個豐收年，真是一個好的兆頭，連夢也別樣的溫馨！

春分，是一種豁然開朗的喜悅；春分，是一種破土而出的希望。經過漫長的寒冬，經歷春意一點一點的鋪墊，如今向外望去，冰雪早已消融，枝頭已是繁花盛開。

春已至，花已開，一切美好終將到來，願春和景明，民康國泰！